

校园应是学生的“玩·美”乐园



□严丽萍

在我眼里,好(hǎo)玩和好(hào)玩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。“玩”是一种研究和思考的状态,是深层次的探索与实践。“寓学于玩”符合基础教育规律,教师和学生一起玩,一起学,既是教学手段,也是一种追求。2009年至今,我一直倡导“玩课”。做校长之后,我致力于把校园打造成属于学生的“玩·美”乐园。

怎么玩?玩什么?多少人玩?玩到什么程度?能否玩出名堂?

今年疫情宅家期间,在全校教师的集思广益之下,粹炼出了基于项目化学习的“玩·美”课程。各学科教研组长分头设计,按年级选出六个项目,以班级为单位,全体动员,人人参与。

一年级研究风车,让风车会唱歌;二年级自制陀螺,让陀螺飞转;三年级玩不倒翁,制作有个性的不倒翁;四年级调查学校花卉,布置多彩画展,组建花儿乐队;五年级过把机械师瘾,设计制作创意相框和机械挂钟等玩意儿;六年级为校园水系量身

定做趣味景观桥……

这是一门面向儿童未来、激发儿童内在潜质、关注儿童生命成长的课程。

学生返校后,校园里顿时热闹了起来。堤岸上,经常能看见六年级学生有模有样地观察地形,测量水深数据;走廊上,五年级“机械师”们在捣鼓着什么;花丛里,则是四年级的学生,或蹲,或趴,或闻,或看,还拿着小本子煞有介事地记着;三年级学生玩着各式各样的不倒翁,相互比拼谁的作品更精彩;陀螺丰富了二年级学生的课间生活,爆旋战斗陀螺最受男生欢迎,闪光音乐陀螺则被女生青睐;一定要去一年级教室走走,在那里,大大小小、色彩斑斓的风车在“咿呀咿呀”地唱着歌。

学校专门组织项目评价组到各年级观看,听取成果汇报。

最吸引眼球的作品是六年级的,一座座景观桥梁在学校的每一条溪流上,千姿百态,每个学生都想上去走一走。最靓的

是一座以“惜别母校”为主题的彩绘桥,桥面上绘制了创作者的“成长足迹”,每走一步都是深深的回忆和不舍。

余剑梅老师告诉我,他们班建了一座“锦鲤桥”,团队设计确定方案后,立即用竹筷搭建模型,进行一系列切割、拼装、热熔胶固定,模型做成后进行物理应力测试。

学生王逸君的爸爸找到一位竹匠师傅,可是疫情期间,校外人员无法进校,只能约在放学以后见面。

放学时间到了,偏偏天公不作美,下起了暴雨,师傅和大家冒雨完成了测试。为保险起见,学生们决定第二天自己再测一次,数据备用。

成品制作环节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,竹子不像木头容易固定,不能用胶水黏,不能用铁钉钉。竹匠师傅告诉大家,制作竹桥对材料要求很高,一二年毛竹太嫩,六年以上又太老,最好是两年半到五年的。而且加工竹产品,部件不能用铁,必须全部用竹子,才能保证日后不松动、不变形。

在师傅的指导下,大家分工合作,砍竹、切竹、装配,一环扣一环,有条不紊地推进。竹桥在

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成型,学生们在桥上画画、装饰,历时五天终于完工。

傍晚时分,看着桥体慢慢地浸入水中,优雅而又稳固,学生们热泪盈眶。

这样的故事,还有很多很多。因为防疫需要,教师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忙了。但看到学生们玩得这么高兴,这么认真,大家不辞辛劳,从课内到课外,给予学生充分的帮助。家校联系本上,满是家长对这项活动的肯定,一些家长还自愿加入设计团队,“大学生”和小学生一起玩。

在历时一个半月的活动中,教师是导演,是编剧;学生是主创,是演员;家长是后勤保障,是得力帮手,更是热情观众。而我作为校长,是幕后推手,只负责欣赏、点赞。

付出大量努力拿出作品的那一刻,学生满脸都是激动与自豪。学生们对“玩·美”课程的喜爱都写在脸上,化在行动上。在他们的童年激发爱科学、学科学的热情,种下一颗乐动手、喜探究的种子。

(作者为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南湖校区校长、书记,浙江省特级教师)



摄影:王卡加

幼儿园变得不好玩了?

□温州市学前教育指导中心
凌素凡

上班路上,朋友发来微信:“孩子在家待得太久了,幼儿园一开学就找各种理由拒绝上幼儿园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还没等我回过神来,对方又发了一条:“现在在幼儿园门口,闹着要回家。”

这么严重?我建议朋友先把孩子带回家。于是,这个中班孩子哭着鼻子实现了自己不上幼儿园的小目标。

可是我记得这孩子以前挺喜欢上幼儿园的,和小伙伴关系也不错,假期总是向她妈妈念叨:“什么时候才能上幼儿园呀?我想我的好朋友啦。”

她妈妈告诉我,其实,刚开学那几天孩子甬提有多高兴了。每天回家都会讲幼儿园里的“疫”事:和门口测体温的机器人打招

呼,小伙伴们吃饭时都隔着隔板,地板上到处都画着一米线……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,可是怎么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?

一到家,小家伙说漏嘴了:“我的好朋友今天也没有上幼儿园。”

我朋友赶紧到另一个房间,给那位家长打电话。对方家长透露,她的孩子发牢骚,说是每个班级只能在规定的区域玩耍,而且不允许玩滑梯;玩具总是要消毒,一会儿就不能玩了。“幼儿园很不自由,幼儿园变得不好玩了。”

原来今天上演的这一出,是两个小家伙早就在幼儿园里“密谋”好的。

孩子毕竟是孩子,尽管爸爸妈妈告诉他:“等疫情过了,就可以和以前一样玩了。”但孩子眼里的幼儿园应该是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、讲悄悄话的地方。

很多幼儿园在做好疫情防控时,总觉得是在为幼儿考虑,却忽

略了儿童最根本的需要。

在幼儿的视角里,“常态化疫情之下”的幼儿园一点都不好玩。他们把自己的心声告诉家长,可是家长的回应是:现在疫情当前,必须要听老师的话,听从幼儿园的安排。

儿童视角里发现的不合理、无法接受的东西,都被教师们合理化,并强迫他们去接受。严格把控安全关很重要,但教师是否也应该了解一下儿童喜欢的“久违了的幼儿园”是怎样的?

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的个体,都有自己的想法,觉得在家里,可以随时得到爸爸妈妈的拥抱,而且家里比幼儿园安全。这就是两个小屁孩“密谋”不上幼儿园的原始动机。

我记得成尚荣老先生说过:“立场的变化实质上是心灵的变化、思想的变化。”我在想,教师是否基于

儿童立场,取决于教师是否蹲下身,变得和儿童一样高。当你变得和儿童一样高,当你和儿童一起游戏,当你和儿童一起聊天,你就变成了一个儿童,就能听懂儿童话语里的意思,你就知道儿童心里所想,你才能真正变成儿童的朋友。

当家长把两个小屁孩的“密谋”行为告知班级教师的时候,教师一脸诧异,之后便积极行动起来,在教室的一角创设了一个“小话坊”,让孩子们讲讲悄悄话,和教师零距离沟通。

增设“我的活动我做主”小专栏,为幼儿提供自主选择活动的权利,幼儿将自己的计划单放入小专栏,请教师及时收集并提前做好准备。

幼儿园还特别开通了家园“疫”线云端共育栏目,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园的情况。

这样的调整,为的是让每一个幼儿成为活动和学习的小主人。

温暖比荣誉 更能有凝聚力

□安吉县第五小学
魏月琴

我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一张照片,照片上阳光绿树梢镀上一层金色,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明媚了校园。这张照片里珍藏着一个故事。

学校宣布本月进行广播操比赛,我班学生听到这个消息,个个摩拳擦掌,因为这是他们小学最后一次广播操比赛,大家都希望能赛出水平。我班学生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,曾经有两次落后于601班,大家都有不甘。

学校在宣布广播操比赛时,附加了一个条款:允许每班可以有两名学生不参加。

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李岩,这名学生小时候患脑积水,肢体极度不协调,走路都走不稳,平时就很少出操。

班级事务要经过民主讨论,而讨论一定会涉及李岩,为保护他的自尊心,我以请他为老师做点事为由,带他离开教室。

李岩一直低着头,一进办公室,我给他搬了张凳子,让他缓解下情绪。他的腿绷得直直的,手指不停地相互扭着,看起来很紧张。

“李岩,你想参加这次比赛吗?”我问。

他摇摇头,红着脸,半天才说,怕拖班级后腿。

我有点心疼,肯定了他,列举了他的优点。他慢慢地抬起头来,眼睛亮晶晶的。我拿了些书给他看,自己回到教室。

教室里学生们正在激烈争论,看到我进来,体育委员小飞激动地说:“不是我们看不起李岩,实在是李岩拖后腿呀,这次比赛还关乎我们班级的期末评比呢。既然有两个名额可以不参加,那我们为何不用呢?”我看到有一些学生点头附和。

生活委员小云站起来说:“我支持李岩参加,虽然李岩会影响我们成绩,可他是我们班的一份子。最后一个学期,如果不让他参加,我想他会很失落。”

话音刚落,小森接上:“我赞

同小云的意见,虽然荣誉很重要,可我觉得让李岩得到尊重,感受集体的温暖和友爱更重要。我愿意每天教李岩广播操。”又有几个学生说他们愿意帮助李岩走队列。

至此,我心里百感交集,这些学生虽然平时比较调皮,没想到都有自己的见解,都能有理有据地说明自己的想法。于是我提出两点想法,请他们思考讨论:

1.不让他参加,得到荣誉的概率很大,失去的是什么?

2.让他参加,可能会失去荣誉,得到的是什么?

又一轮讨论之后,进行了投票,据班长统计,20%左右的学生反对李岩参加,以小飞的理由为代表:名额不用白不用,获得荣誉可以让班级加分;80%学生建议让李岩参加比赛,理由是:最后一次广播操比赛,一个都不能少。

我肯定了大家的想法,强调班级允许不同声音存在,让那20%的学生不要有心理负担。最后,依据集体投票结果,李岩成为广播操比赛队伍中的光荣一员。

李岩充满了信心,每天在同学帮助下练习走队列和广播操的每个动作,劲头十足,学习态度也有很大转变。

比赛那天,我们班学生个个精神抖擞、整装待发,我突然发现李岩居然站在第一个。

原来学生们在练习时发现他的声音最响亮,而且个子高,就让他来领队。我又一次被学生们感动了。

伴着雄壮的《运动员进行曲》,我们班学生喊着响亮口号,雄赳赳气昂昂地迈步向操场走去。虽然李岩的动作还是不太协调,可他脸上充满了认真和自信。我看到了评委们赞许的目光,也看到学生们认真严肃的神态。

当校长宣布本次比赛我们班获得第一名的结果时,学生们欢呼雀跃。

赛后,我们拍了这张集体照,全班没有落下一个人,这温暖的一幕就这样定格在我手机里。

“美术课”上的英语对话

□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吴丹青

那是在一节英语课上,教学内容是“What are you doing?”.当课堂很顺利地进行到一半时,突然有一位学生叫起来:“吴老师,小明在画画。”话音刚落,全班学生齐刷刷地望向小明。

我一看画画的学生,原来是班里的一位“学习困难户”,学习跟不上,还不专心听讲。我心里有些生气。

而此时他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,还在继续画。我知道,如果一把夺过他的画纸撕掉,或是大声责骂,只能让自己解气,他心里肯定不服气,也不能保证下次不再发生此类事情。

于是,我强压心中怒火,走到他边上,语气平和地问:“What are you doing?(你在做什么?)”或许是他没料到我会这么问,又或许是他根本没听懂,他没有作声。

我转向其他学生问道:“Who can help him?”

马上有学生举手回答:“He is drawing.(他在画画。)”

我请另一位学生说:“I’m drawing.(我在画画。)”又转向小明,问道:“What are you doing?”

他轻声地回答道:“I’m

drawing.”

我对他点点头,并加上一句:“Very good!(很好!)”。

小明听到我这样说,不好意思地低下头,并把画纸塞进抽屉。

课后,我把小明叫到办公室。“上节课是美术课吗?”

小明小声地回答:“不是。”

“那为什么在课上画画呢?”

小明低着头不说话。

“是不是吴老师的课很无聊?所以她才画画。”

小明小声地辩解道: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呢?”我又一次询问。

“因为我听不懂,不知道该怎么听讲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:“如果你每节课都管自己画画,那是不是就更加听不懂了呢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?”我进一步问道。

“我应该认真听讲,不该画画。”

“对。课前要好好预习,把自己不懂的地方做个标记;上课应该努力地听老师讲的单词和句子,尽可能地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;课后还有不懂的可以问老师和同学。这样,你才会慢慢地听懂,对吗?”

小明抬起头:“是的,我会努力的。”